



音乐至上

Riccardo Muti

里卡尔多·穆蒂自传

[意]里卡尔多·穆蒂 著

谢瑛华 译 徐卫翔 校



上海三联书店

音乐至上

Riccardo Muti

里卡尔多·穆蒂自传

[意]里卡尔多·穆蒂 著

谢瑛华 译 徐卫翔 校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音乐至上:里卡尔多·穆蒂自传/(意)穆蒂著;谢瑛华译.
—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2015.12
ISBN 978-7-5426-5422-9

I. ①音… II. ①穆… ②谢… III. ①穆蒂,R. —自传
IV. ①K835.465.7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305272 号

音乐至上:里卡尔多·穆蒂自传

著 者/[意]里卡尔多·穆蒂
译 者/谢瑛华
校 者/徐卫翔

责任编辑/黄 韬
装帧设计/豫 苏
监 制/李 敏
责任校对/张大伟

出版发行/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

网 址/www.sjpc1932.com

邮购电话/021-22895559

印 刷/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/2015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/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/850×1168 1/32

字 数/200 千字

印 张/12.875

书 号/ISBN 978-7-5426-5422-9/K·356

定 价/48.00 元

敬启读者,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-61453770

乔瓦尼·巴蒂斯塔·卡斯蒂写过一部歌剧脚本, *Prima la musica e poi le parole* (《音乐至上》, 本意为先有音乐后有言词), 安东尼奥·萨列里为它谱了曲。我这本书的书名, 正是取自这部歌剧。凡是了解我的人, 可能都会觉得我这么做很矛盾, 而你只要把这本书读下去——特别是读到有关在萨尔茨堡演出《女人心》(*Così fan tutte*) 的部分——你就会发现, 我总是喜欢一上来先谈“词”, 因为在戏里, 我希望它们能完美地独立于音乐之外, 甚至是超然于音乐之上。可在这儿, 我只想说, 年过七旬, 在音乐中研磨了五十个春秋, 我觉得有必要歇歇脚, 回头看看过去的自己和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, 再把我的反思化为言词。

题 记

E come giga e arpa, in tempra tesa
di molte corde, fa dolce tintinno
a tal da cui la nota non è intesa,

così da' lumi che lì m'apparinno
s'accogliea per la croce una melode
che mi rapiva, senza intender l'inno.

然后如同提琴和竖琴把好多弦索
调节得和谐悦耳,向不能清楚辨别
音色的人,弹奏出琤琮激越的韵律,

从那出现在我面前的光辉里发出的
一阵歌声，就那样汇合在十字架上，
使我听得入神，虽然我听不懂那歌辞。

——但丁《神曲·天堂篇》^①

① 此段选自但丁《神曲·天堂篇》(*Paradiso*)，第十四歌，第118—123行。本书所引但丁《神曲》(*La Divina Commedia*)中译文，均出自朱维基译本，上海译文出版社，1994年。——译者注(以下凡未注明作注者的均为译者注)

目 录

第一章	小提琴代替了玩具	1
第二章	“你想过要当指挥吗?”	28
第三章	“我们每次只骂一个笨蛋!”	40
第四章	演艺家?	61
第五章	真命乐团	117
第六章	致新世界的音乐	130
第七章	在斯卡拉	148
第八章	那不勒斯精神	202
第九章	所遇	209
第十章	向前看	231

第十一章 音乐无界	253
跋	262
人名索引	335

第一章 小提琴代替了玩具

9

“来，好戏开始了！”这是托尼奥在《丑角》(*Pagliacci*)一开场发出的号令。^① 和别的很多音乐一样，该序幕中这一高深、静谧的声音，在我这一生里，始终伴随着我。

那么，就让我们从搞清楚我的出生地开始吧，因为关于这一点总是迷雾重重。有些人说我是普利亚人，还有些人说我是那不勒斯人，但不知怎的，莫尔费塔的市民似乎要为这么个事实生气了——鉴于某些客观原因，我不能不说自己生在那不勒斯。那是1941年的7月28日，正是战火纷飞的年月。我母亲不折不扣就是个那不勒斯人，我父亲则是

^① 在莱翁卡瓦洛的歌剧《丑角》中，“托尼奥”(Tonio)是一名巡回剧团的演员，由男中音饰演。他在序幕里扮成小丑向观众打招呼，并宣布演出开始：“Andiam. Incominciate!”

普利亚人。我虽然出生在那不勒斯，但一落地他们就把我直接抱回了莫尔费塔，因此，对这两个家乡我都怀着深厚的感情：我喜欢说自己是普利亚—坎帕尼亚人。^①

10 尽管我父亲多梅尼科(Domenico)在普利亚行医，但因为我母亲，吉尔达·佩利—塞利托(Gilda Peli-Sellitto)，深为她的老家感到骄傲，所以，我就被生在了那不勒斯。我们总共兄弟五人，母亲每次临盆前都要坐着火车返回那不勒斯在那里生产，然后，不出几日，再把我们带回莫尔费塔。自懂事起，我们都觉得这个决定怪得离谱。我们问她，为什么要做这种漫长、艰苦甚至危险的旅行呢？起码生我那回，可是大战的第二年哪！我母亲当时并不知道我们弟兄中至少有一个，一生都要绕着地球跑，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意大利，但她却回答道：“有一天，如果你周游世界，最后——谁晓得呢——说不定在美国落脚，人们问你是哪人啊，你说‘那不勒斯’，他们准会高看你一眼。可如果你讲自己生在莫尔费塔，就少不得费点工夫和人解释这地方在哪儿了。”

① 普利亚(Puglia)是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大区，基本处于长靴形的意大利的“靴跟”部位，莫尔费塔(Molfetta)位于这个大区的巴里省(Bari)，地处亚得里亚海沿岸；而那不勒斯(Napoli)是与普利亚相邻的坎帕尼亚区(Campania)的首府，地处第勒尼安海沿岸。

她在说“高”这个字时，发出了特别强调的音，只有那不勒斯人才这样说话。当时，我们谁也没把她话放在心上，但现在看来，我不得不佩服她的先见之明。

当然，她这么说，并没有丝毫冒犯莫尔费塔人的意思。这个了不起的地方同样孕育了一批杰出的人才：不仅有博学的修道院长维托·福尔纳里，伟大的画家科拉多·贾昆托，更近的还有加埃塔诺·萨尔韦米尼（他娶了我父亲的一个堂亲，偶尔还会来参加家庭会议）。^①

我十四天大的时候，他们带我去了莫尔费塔，我在那儿一住就是十六年。我的启蒙学校以亚历山德罗·曼佐尼^②的名字命名，我在那里的最后三年，给我上课的是我的祖父多纳托·穆蒂（Donato Muti），他也是该校的校长。祖父以

① 维托·福尔纳里（Vito Fornari，1821—1900），意大利神学家、哲学家、作家，著有《宇宙之和諧》（*L'armonia universale*）、《论口才》（*L'arte del dire*）等。科拉多·贾昆托（Corrado Domenico Nicolò Antonio Giaquinto，1703—1765），意大利著名的洛可可画家，代表作包括《法里内利肖像》等。加埃塔诺·萨尔韦米尼（Gaetano Salvemini，1873—1957），意大利历史学家、作家、反法西斯主义运动家，长期在美国哈佛大学讲学，著有《法西斯刀斧下》（*Under the Axe of Fascism*）、《二战序幕》（*Prelude to World War II*）、《法国大革命：1788—1792》（*The French Revolution：1788—1792*）等重要作品。

② 亚历山德罗·曼佐尼（Alessandro Manzoni，1785—1873），意大利诗人、作家，他的代表作《约婚夫妇》（*I Promessi Sposi*）堪称世界文学史上的杰作。

- 11 严治校，这股严厉之风从我儿时起一直贯穿于我的整个成长期，直至长大成人。可以说，它对我的影响格外巨大。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（我读的是同一所中学，萨尔韦米尼也曾就读于此），老师都一样严厉。就算是对初中生，他们也用敬语“您”来称呼。所以，直到今天，我在称呼别人“你”时还会觉得别扭；这是一个关乎教养和礼仪的问题。在我年少时，“您”这种敬语频频出现，它着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——尤其是在某些特定情形下，例如：课堂上的训话。在这种时候，师生成了对立的双方，你怎么也搞不清他们用“您”称呼彼此，是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呢，还是存心在奚落对方。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老师们一边咆哮着训斥学生，一边使用敬语“您”，比如：“您真是个蠢货！”

我还记得初中一年级，有一次上拉丁语课，德尔佐蒂（Delzotti）老师揪住我的耳朵，硬把我拖起来，我简直疼得要命。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大难临头的“*pluit aqua*”：他问我这是什么格，我回答说“主格”，明显没有做过回家作业。^①

① 拉丁语中 *aqua* 意为“水”。*pluit* 是无人称动词，意思是“下雨了”。据说下雨、打雷等事情是由朱庇特掌管的，所以主语是不言自明的，不必说出。于是在这个句子中，*aqua* 就不可能是主格，而只能是夺格，整个句子的意思差不多是“（朱庇特，或者说老天）借助水来下雨”。

他把我拽上讲台，兴味盎然地继续盘问我：“主格，呃？主格，呃？主格，呃？”还有一次，他命我翻译“*mus est farinam*”（老鼠吃面粉）这句话，此处的“*est*”（吃），和贺拉斯《书札》里的激情吞噬心灵（*si quid est animum*）^①一样，都暗藏着一个坑人的陷阱——结果，我把“吃”和“是”搞混了，^②他同样毫不留情地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。这一桩桩，一件件，让我现在想起那些老师只觉得陌生，他们和今天的老师太不一样了，哪怕和教过我孩子的老师比，也是那么不同。我不清楚别的地方怎么样，但在硝烟刚刚散去的意大利南部，行事都要有钢铁般的纪律，教书也要用超严厉的手段，若是换到现在，那些老师恐怕都会被直接送进教师拘留所去了。

虽然我认为这种教学手段不足取，但也不得不说，它们并没有给我造成任何特殊的心理阴影；相反，它们让我受益匪浅，譬如，我至今都还能娴熟地使用拉丁语——这在国外

① 古罗马诗人贺拉斯（Horatius）的《书札》（*Epistles*），卷 1，2. 39：“*Quae laedunt oculum festinas demere; si quid est animum, differs curandi tempus in annum*”，意思是“要是有什么伤了你的眼，你即刻就能找人将伤治愈；可要是有什么伤了（吃了）你的心，你就得花上一年来抚平伤痛”。——原注

② 拉丁语动词“吃”（*edo, es, est……*）与“是”（*sum, es, est……*）有许多变位形式书写相同，很容易混淆。

常常能吸引好奇的目光。因此，我对我所有的老师都怀着某种感激。说到底，他们要求的只是那么点合乎体统的行为举止，他们希望我们表现得像“大人”而不是孩子。

某天早晨，我的意大利语老师安杰洛·坦加里(Angelo Tangari)正在课堂上教授文学，这时，他听到有人发出了一个怪声，便问是谁干的，没人应答。于是，他威胁要让全班都受罚。有人站起来说：“是他！”坦加里对那个被指控的孩子做了个手势，那孩子承认自己有错，于是，那天上午他就被逐出了教室。午后一点，铃声响过，老师像往常一样站在门口，学生们鱼贯而出，逐个跟老师道别。当那个告密者走上前时，老师将他扣下，并关了教室门，没人知道老师都和他说了些什么。这类情景会让许多熟悉意大利文学的读者想起埃德蒙多·德阿米奇斯于1886年推出的经典读物《爱的教育》中的一幕：“脸色铁青的老师走到他的课桌边，怒不可遏地问道：‘是谁干的？’”^①

① 埃德蒙多·德阿米奇斯(Edmondo De Amicis, 1846—1908)，意大利小说家、记者、诗人，《爱的教育》(*Cuore*，本义为“心”)是其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。这里的一幕，来自“宽宏大量的品德，十月二十六日，星期三”：弗朗蒂侮辱性地模仿科罗西的母亲，科罗西抄起墨水瓶掷向弗朗蒂，却被后者躲过了，墨水瓶恰巧砸中了老师。无辜的目击者加罗纳为了避免班上的其他同学受罚，将罪名揽到了自己身上。——原注

自德阿米奇斯的小说初版问世以来，七十年过去了，情况却依然如故：家风崇严，校风崇严。我不想争孰是孰非，我只是在描述自己的成长环境，也希望借此说明为什么我身上会有某种矜持。这种矜持常常被视为存心的清高，或者更糟，被视为恃才傲物，目空一切。我不是这样的人。我相信，在那种矜持背后甚至深藏着某种羞怯。（有时候，我可能是显得“严肃冷漠”、“不苟言笑”，但就在近两年的某天晚上，我在米兰的曼佐尼街与蒙特纳波莱奥内街的交叉口偶遇吉吉·普罗耶蒂和罗伯托·贝尼尼，我们闲侃了一些八卦，他俩都惊讶于我知道那么多可乐的事。）^①

我父亲是一位妙手回春的良医，他不仅天资过人，还积累了丰富的所谓临床经验：尽管缺乏诊疗器械，却拥有渊博的诊断知识。莫尔费塔的居民仍记得“穆蒂医生”，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当地人，他们孩子生病都是我父亲给治好的。他几乎总在工作，不停地巡视病房（那时，他的病人都

① 曼佐尼街(Via Manzoni)与蒙特纳波莱奥内街(Via Montenapoleone)的转角就位于斯卡拉歌剧院附近。与作者邂逅的两位，吉吉·普罗耶蒂(Luigi detto Gigi Proietti, 1940—)和罗伯托·贝尼尼(Robert Remigio Benigni, 1952—)，都是意大利电影界的名人，均以喜剧的编、导、演见长。

14 被称为 mutuati^①)。查房结束,他会定期腾出时间,参加宗教社团的活动。在镇上,这样的社团很多,它们都是由大区宗座修院和主教修院发起成立的,孩子们直至上高中前,都能在这些地方接受教育。所以,在我的整个孩童时代,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我在修女院或修道院的回廊上穿进穿出,蹦蹦跳跳。

在那种环境下,我怡然自得。小时候的某一天,我还在殉教者之圣玛丽亚大教堂(Basilica di Santa Maria dei Martiri)里干了一件小小的糗事。这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嘉布遣会教堂,里面有一所医院,建于十字军东征时期。医院里有一间巨大的病房,每年我们都会去那里吃一次午餐。那一回,就在僧侣们举行弥撒的时候,我爬上了管风琴操控台,大胆地弹起了《茶花女》(*La Traviata*)中的《饮酒歌》(*Brindisi*),作为圣餐仪式的伴奏。今天,我眼前依然能看见僧侣们雪白的长须和冒火的双眼,那样子,仿佛是直接脱胎于《命运之力》中梅利托内^②的故事。当时的我,真是不知

① 这是文字游戏,它反映了一个巧合: Muti 是医生的姓,它的读音和 mutuati 这个词有些相近,而 mutuati 的意思是“国家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的病人”。——英译本注

② “梅利托内”(Melitone)是威尔第歌剧《命运之力》(*La forza del destino*)中的人物,一个絮叨、坏脾气的修士。

天高地厚啊！

频繁地出入这类场所，频繁地接触僧尼（我有时会帮他们刨土豆，或用橡果喂喂猪），将我与远去的历史联系起来，那个世界在今天看来就像是 19 世纪的王国。这势必也对我产生了影响，不是在认信的意义上（相反，它使我在面对任何狭隘的、沾染了基要主义色彩的人或事时，都保持审慎的态度），而是在一种完全特定的“文化”层面上。你一定不会忘记，那个年头电视机少得可怜，事实上就相当于没有，因此，在彼时彼地，宗教文化显得格外鲜活。

15

我还记得当年的莫尔费塔，虽然它的市镇规模并不太小，但仍有两样东西极为稀罕：电话和汽车。我第一次在我的朋友潘西尼（Pansini）家看到电话，那心情呀，真是又惊叹又艳羡。老爸直到五十岁前，都是乘着马拉的大车（由车夫驾驶）出门巡诊的。车夫尼古拉（Nicola）总是吹嘘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突击兵，他还随身佩着他的步兵团短剑以防不测。我住在佛罗伦萨时，有一次，一位朋友借给我一本书，是雷纳托·富奇尼的《内里的夜间娱乐》，这本聚焦托斯卡纳（Toscana）乡村生活的书是当地的畅销读物。其中有一章写到富奇尼的父亲，地方上的一名医生，在一个飞雪连天的日子出去巡诊，临上马前，他气势汹汹地把儿子教训了一